

四庫全書

集部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三

元 袁桷 撰

祭文

祭余寺丞代大人作

維年月日某謹致祭于故知郡寺丞余公親翁之靈嗚呼哀哉世日澆巧為善者希惰士尚媮智士死奇公獨為善窮日孜孜始終其心夷險不移方公少年貴盛莫

叱顯允文昌玉節絲轡笑談春生叱咤電起公獨趨庭
吳若處女維昔晏安雲冠霧裾一車當道百役避衢官
有未便入閤勸除公獨守謙癯然清儒世祿日蕃兄怨
弟洛囊珠匱玉宴見以時公獨友于髙堂春熈寒衾朝
飧二難怡怡守官唯勤不矜其智尺牘撫問各盡親意
人有急難公先其慮族有困乏公遺之食天運既遷飄
風激阿樓遲精廬髮化其皤末疾未幾奄然無何嗚呼
哀哉維我與公三世有素知公之詳匪以姻故天道與

人先後莫睹事或未然曷咎曷怒陂陁墓田自公親卜世迹晷茫之死何憾永念殊隅泣涕莫復酹茲一觴以寫哀臆尚享

祭外祖代大人作

城南之望奕世惟賢接武辟雍厥聞藹然紛綸五經曰鄭屯田維公高曾廣塾以延諸老簪盍二獻是先遺言懿範公承其全體涵中和靈珠媚川粃糠世機德容渾圓囿身書林徘徊孤騫亦既食實紹茲家氈世德儉徽

喬木蒼煙紛紜樂胥岌其疾顛掇拾者舊列于簡編遂
廬方床卷舒窮研其語雖寡其意實傳秀眉玉色投老
愈妍謂享大耋事胡不然俛仰疇昔今三十年歲在丙
寅憂患日纏孌彼諸雛不能飛翔請辱於公以煦以憐
服膺粹温雍容周旋雖乏偕老情實不遷飄風揚塵畏
途屯邅為善斯懼公無愠言昔者遠行相望越燕甘脆
莫奉於禮實愆歸省床下公疾沈綿形枯神朗遺墨愈
鮮屬託孔深悲不可宣淳厖日希百巧相梴執玉奉盈

敢以自完公死何恨如雲在天式陳酒殽辭盡淚漣尚享

祭李兩山代大人作

維公周敏之才英偉之彥金精璞溫不假琢鍊摩蒼雲以高翔目九日而不眩造物之畀蓋將以固斯文之元氣閱天下之事變故其始也脫略畦町卷書長哦浩然經濟之意忘其冠切雲之嵳峩分席於諸老訣言腐談拱手以置覩江流之如帶凛丸泥之莫倚鳴雞覔寒籌

筆疾書負囊封以叩關維石友之與俱事往既莫得咎而所以保衛先緒者常兢兢以懔圖匡今之人志與運乖道與時違介者卒至於困而與者或流乎畀抑嘗反覆出處之大致每惕然以深思而公雍容兩端不茹不吐莫余敢侮試命南荒酬勞於東浙之濱既不以利其身亦不以望於今玩理忘世孰能踰於斯人者乎幸公之强謂坐進此道以鎮當世之浮薄而事有不可料狂雲飄奔傾晴日之飛雹滔滔川流逝者如斯往不可復

徒以為生者之悲昔㤗辱知文昌公白首故吏三十年于兹始得見公于金華握手傾倒酒酣耳熱各相視不復道念此意泠今聞公喪愈重不競之歎公䰟在天一息八極雖千里其奚遠我哀之長敢緘辭以薦番江怒瀾其有相余之悲黷也尚享

祭王尚書

維年月日以清酌之奠祭于内翰給事尚書先生之靈曰道大如天學廣如漢企而望之自涯而返末俗濫觴

昧彼一貫捨學而言所執愈漁伊洛之盛嗣於乾淳析
仁辨義脩己治人先民有訓其言諄諄稽經探本纂史
輯聞匪默以髙匪誕以守降于叔季其弊莫救千士一
律躪訛踵陋坐曹清談迎事拱手文散武萎禮弛樂虧
孰攄其全以為國毗篤生我公是宗是師天清景温前
旌後麾窮源崑崙賔日扶桑磅礴萬類衆曷敢當積潤
滉漾舒光煒煌探巖排碕纖巨畢藏若農有秋箱輸廩
峙若龍起淵雷震雨施九招希聲昌歜古味爰薦公宮

以享以溉濯膏養腴心君清澄讜言訪對屈軼在廷羣疑未決神龜示靈化被姦饕淳風泠泠天運悠邈公亦永歎學絕道傾死灰莫然獨行誰儔獨立誰言吾非斯人其誰與傳翳翳里門易窮三陳捨泣而歌謂天莫聞劍失其光蘭銷其薰樂桑沉冥王官混淪年已逮耇秉燭繼晷一柱承天四海仰企蔽牛之陰百草茂美謂享大耋以淑後士云胡徽疾永蛻世塵歲匪龍蛇其理莫詢訴詞重華蹇茲遺臣曰士之獘逮今弗振斛以蒙昧

請業門下反覆可教授以端緒有疑必開有謬必舉語其平生載出載處異登斯堂舉觴以祝詎期須臾望公以哭蹻蹻小子抵掌掉目哀哀吾儕須首莫贖死生之原千古一致瘁躬報德匪哀以旣風雨神交却立鬼魅秉心靡渝服義靡墜庶幾公魂慰此耿特皦如兹觴之志罔愆拜手薦公公其來格矢詞致誠有淚俱滴尚享

祭胡梅澗先生

維年月日袁桷謹以清酌時羞之奠祭于梅澗先生胡

公之靈鳴呼司馬氏續素王之旨歸成萬世之標準過高之議始於王覇謂秦漢而下不得並混取法於唐虞之雍熙其見於所行迄無以救其元本習剽竊以為工者絺繪變幻乘虛附近語新意祭過都而疾馳自涯而還返其不謬者則已為過幸書愈傳而學愈陋論愈高而事愈謬紛紛比比孰有尸其責以自任曠百年而一見知畀與者之所靳維先生負淵海之學執事物之樞用功於青雲決科之前大究若訥小得若愚網羅搜抉

極竹素之秘而其微細委瑣猶不遺於初虞龣釋例於杜氏著履霜堅氷之㫖條分目舉而牛李棄地之爭黨子制父之議前人之有疑者雖取舍有在以明適叓當時之不得已至於孜孜衛翼拾遺補誤亦幾乎司馬氏之忠臣而無負江上之策不行於老姦蒙昧草野避聲却影弁運而往知吾道之愈難寫心聲之悲憤聽潤水之潺湲陰陽倚伏何得而非辱何失而非福匪歴代消長融會胸臆其何能若是之叢毅甲申之歲先生出峽

訪先子於城南桷時弱冠氣盛望先生之道不知佩
玉之利於徐趨駕車之不可脫銜也先生徼機以抉之再
而赧三而竭垂頭却立平志以請業由是始得知二千
餘年之內論事不可以一概而所謂非三代不陳者實
要君以行怪憂患荒落負先生之訓相望信宿猶異往
復以自振迅書來自冬屬託孔懃諄諄已近於期者之
語感多而疑戒懼不能以久親語未脫口而會事已陳
一老之不憖斯文之所係而不肖所受之深者恩不止

於玉成哀不止於流涕痛遺書之已梓異夫草玄之謚苟志願之不泯雖少屈而何害掃兒童之哀悼陳一觴以自誓盖事有至難而可成時不可以終逝炳然之書安能久名山之副藏迄垂闡於盛世公之精誠理宜有昧矢茲一言以俟其會溪流奔瀉雲木黯靄相此嗷如魂兮其返旆也尚享

祭戴先生

維至大四年歲在辛亥三月癸酉朔越二十有四日丙

申學生袁桷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剡源戴公先生之靈功業可以致君而名不得以潤身科舉足以取士而文不足以行世二歧孔分厥害實深彼沾沾之白首汔莫能自悟辛翳于榛莽而漠然為太虛也先生之識成于髫年失仕以歸素業永捐篝燈蓬髮丈節聳肩抉拾天巧落其華姸視雲在山散為飛泉戊寅之秋愚騃無肖承先子之命以奉洒埽謁百尋之宇拱把之木咼中梁柱凛然師訓顏汗舌吐維臨淵是懼維執玉是

慕經事爰久先子棄養十年之間百揖相望深源厚殖莫知其力往歲先子嘗曰德非我敢專而世由是傳萬物五色絢兮翩翩吾懼汝之一偏也先生隱几驚坐以起曰汝毋忘父訓嗚呼文以承道德以承世父師在天終莫敢墜天文寫哀有淚如洗尚享

祭危功遠

神室既虛周流無跡巖巖先天風水湧激念兹先契論叙夙昔魂兮有歸勿怖勿惻尚享

祭楊內翰文 代作

維年月日翰林學士承旨正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闞復等謹以酒脯之奠致祭於故翰林學士楊公之靈泫泫濟源始於王屋達為清泉以合四瀆篤生令賢浥山渟滀砥行立名不諂不瀆發身以儒分教東魯佩規帶方莫余敢侮爰歸承明編簡斯補徘徊歲周膚振華武鋪宣帝謨草木五色清心無華外損中益雅容成均訓掌是職鏘鏘佩衿曰古遺直晚歸鑾坡實為舊物炳

燭無倦寧以耄屈長松之貞幽蘭之鬱瑰詞玉篆祭若黼黻川流星徂典刑日淪豈期纏綿隕兹德人我老意短我悲孔新敬率具寮薄奠以陳尚享

祭王緱山承旨

維年月日門生具官袁桷謹以酒殽之奠昭告於翰林承旨緱山先生王公之靈芒芒九州求應惟類粤昔先民疆理制治考賢論方角立競訊大同莫諧多士兹奬始公南來黑髮嶷嶷挈其圖書是根是柢我先大夫接

識辭氣晚歲在京閔恤昧稚曰覺有先後士無遐邇爾
雲在空萬物五采毋匿彼光厥誨以仕迺居禁林執度
量士不見其人有簡斯揆手書諄諄而父不死明有帝
制幽有信史削煩養膏汝駿其嫩聿來承公傴伏屏俟
公車東行跂望靡已公車來朝載色載喜彼山維雲彼
堂維祀帶兮委兮告我知已其餞伊何教言靡靡壓之
朝飛曷其有既弗寧履冰竟爾用逝外踐内揚於粲終
始敷文宣昭秩秩在耳吁嗟公兮公往弗墜凡今寠人

冐疾有技視公之為有泚以愧愧能止之止孰可嗣嗣令企而彼嗣不蹟聞哀于鄉承睫涌淚殯宫有絅淚盡斯矣佩玉曳裾玩月愒歲寫心何言弗辱罔貳嗚呼哀哉尚享

祭吴毅公

維延祐六年閏八月癸丑朔越十有二日甲子具官表桷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大司徒毅國吴公之靈寸雲興功甕源湯波磅礴翕沄德同其科稽公玄冑行

仁于番隆汙迭仍辛昌靈柯是生上嗣高挹泰和手握
玄機萬象畢羅不翕以隨不媚以頗允謂家教靡勞琢
磋維公純篤里社婆娑耆壽好禮受祐則那外謙養恭
内温守和鄉國賜履紆垂佩珂燕豆孔陳湛焉春酡或
車於閭或舟於河恂恂熈熈鼓缶以歌書來京師戒言
匪苛勿私我躬痒公靡他告而孫子劬書暮哦觀化有
終奄然徽痾有子純孝涕洟交沲回視吾儕泚顙實多
國恩懋昭賁於阪陁生無憾私没無鈇蹉仰止盛德白

雲嵯峨南望伊阻心悲云遥承交再世其舊如何溥奠遠陳矢言匪阿尚享

祭黄仲正

嗚呼世儒謏聞昧焉求容天命罔知曳裾憧憧迄莫有成祇尤其逢惟我仲正甫日韜其躬退讓益早殖學若農謙兮虛谷訥兮太沖恭不近畀衷不失中粤昔耆舊慶歷闡宏鋤荒廣闢維公維卿世胄疾顛欒范是程君獨憫之仰天撫膺緝簡差差綴書聚蠅經緯譜諜範圍

日星若綱斯綱若臂斯肱維歲壬辰盛名日起泮宮舒
遲不泄其美維我先子一見驚喟曰姿宇儀觀先大夫
是似大夫令名士有定諡謂君嗣之克踵厥徽奉于家
塾羣幼漸被彼幼困蒙迄莫有啓僕實與君針芥密投
窮玄蒼垠探源渠搜氾律為均擣珍為羞彼昧不知議
莫與酬先子云亡南北異轍歲月逾邁塵積散求君書
到手云胡永留中年相同爾室豫侑今訖南歸動色相
慰運有顯晦官實郵置曰汝二子教實未至空林荒野

黜彼聽視三餘養功先德是嗣彼夸逐魂氣蹶彌圮屬觴孔深君以疾告話言慎矜罔有顛倒長年駒隙囊虛祿稍汝易漸完吾與汝校讎經說幽吾顧汝斅詞林榛蕪書圃川浩執轡以驅不失其蘪伏枕瞬息疾危奔泉鄉失成彥親失令賢謂天蓋高則莫敢言謂德靡脩余曰不然彖契疇昔今三十年金蘭合交扨維姻聯溥莫寫哀涕盡莫殫嗚呼哀哉尚享

祭袁府君

稽乾淳之盛際多士闡其皇風啓城南之文會首屯田之封崇維正獻之模範實高躡其遺蹤植大本以沃心廣經說而訓蒙雲負笈而鵠立越公玆焉以相從悚試牒而不上考舊譜而合宗登慈恩以後先黨籍熖而避鋒泊大明之更紘俱玉珮於秘蓬靈椿儼其不凋桂聯芳以增隆勢安陽之成憲與桐木而相通凜風雲之變更丹林殞其青葱粲千金之美裘洩浥辱而蒙茸雪霜厲以交隕復融風之相攻履蹇武以不前慘胡為乎泥中

合情話以交慰證隧簡而彌縫鼠行窓以窺燈各飣坐以炯瞳意凌空而肆奇效並飛以追鴻神投淵以搏怪爭交手而捧龍或舉觴而心眩或擊筑以氣雄窮探蟻於珠曲貫探蓮於神峯語不泄而益婉詞欲陳而彌封瞻懸瀑於踞石聽空籟於舞松運通塞以莫推各分岐而西東歲協洽以入燕益磅礴其心胸馬伏軛以悲鳴詎示之以不逢亟返駕以式微疾果侵予令躬念兩家之敦叙五世閱而攸同原伯魯之世胄交衢泣其憧憧蚊

秋集而失咏菌露溥而慘容惘坌垢以多虞爰迄眞乎顥穹天柱鬱其朱明校綠籍以昭融玩死生之情狀周流竟乎鴻濛陟帝廷而不震承顏儍乎先公賜二筍以永歲靈根衍以和沖觀萬化之終始深有悲夫夏蟲陳薄奠以永訣抑以寫夙昔之悲衷嗚呼哀哉尚享

祭張宗師

維至治元年歲次辛酉十有二月庚子朔越十有八日丁巳具官袁桷謹以香茗之奠告於開封玄教大宗師

張公之靈曰維公以篤碩之姿冲静之量執儉與勤靡有恣放際遇五朝貴盛莫伉口絶否臧身守謙讓大盈益虚小德彌諒衆罔置疵畀莫敢謗絪緼無垠如雲在天亦既作止脱焉蔵淵金冠玉圭四十五年緼袍蕭齋弗競弗鮮易簀以逝嗒然癯僊死生亦大公寧慊然賤子在京踰二十載每㸃祭之謂可免悔笑言孔殷觴至彌愛闻公觀化寧不永慨凡我南士命有顯晦五福之全莫與公配一奠寫忱盛德曷沬靈游来歸昭鑒如

在

祭外祖

淳祐辛亥大父嚴州養逸家居我外大父敷文谿臨漳解組歸于里閭是歲八月抱疾以吁曰吾女甫六歲相宜生佳兒將曷所從維嚴州夫人我中外表俾乞日以事問名不旬日喒然以終辛酉之歲歸處州府君實惟次壻官于京畿是生不孝子曰梢七日以逝外祖母張氏鞠之曰果長成有立我敷文無愧吾女亦不死㓜歲

多疾兼以羸弱昧昏先處州督過不置稍長知外家為王門䞨自奮厲遂獲見于鄉大夫鄉先生曰是子其有聞楠生丙寅先夫人之亡三十有三年處州無禄禍罰酷纏閉門省愆曰吾何以報劬勞之恩是外祖之期卒莫能紹聞矣備員史館掌制十年復叨集賢今復歸于詞垣雖學不稱其職則吾外大父冥漠之中當以昔言為真然矣久宦京師不能展省墓田謹遣男瓘以酒殽之奠陳告曰楠母史夫人以上恩得封會稽郡君令叨

壓三品宜得追封郡夫人歸老故里敢省墓以陳言盡
而情無窮涕與淚淪尚享

祭趙子昂承旨

維至治三年歲次癸亥六月辛酉朔越二十有七日丁
亥從表弟具官表㮽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翰
林承旨榮祿趙公之靈曰河嶽之精上為列星形而為
人孰著炳靈茫茫禹甸萬不一能維公之生服食粹精
幼敏于學雲英天葩崑崙五色散而為河其見有卓其

別有科書證古文律合泰和肩曹躪紀紬莊廣騷身承
萬牛手題六鼇神游靡窮燈螢補勞運通承休官于兵
曹嘉名既彰日厎于高大纁豐碑喜愠靡辭或與其奇
或削其疵窮欄華居卒為其師行不矜細語不擇辭客
去我休嗒然相忘英英玉闕璪方珩璜心如虛舟云返
其鄉鷗波大雅曰兹倘徉都有异傳愛者以遥歲月既
深傳者維的闈訃莫奔相視動色世失名士曷有南壯
維我外祖崇王外孫楠實史出緣蔓是論乙酉之歲定

交論文我賦孔深公辭彌敦俯仰三紀獲接佩履薦壘專特屬以史事彼雖貌然公意則侈今承後塵或謂是似哭不憑棺葬不視穴雖云係縻禮則有缺歲月如流心志若割溥奠寫忱以告永訣嗚呼哀哉尚享

祭史車父助教

維昔外家過於侈盛乾坤轉旋咸謂其將不競矣文治聿興闔郡不薦者幾三舉桷以讓溥考校輙與而私以計則曰我外家譜諜若是計偕之來抑疑且自懼也嗚

呼車父色蒼而貌淳規矩不踰於常人其考經也守儒先之說罔敢越踰吾則曰五經之說弊極則返昔有議而必除渙然怡然知鄙説之不妄而冒昧固陋得奉身於殿廬嗚呼區區之心兄悉知之矣投老還山書疏不置意謂衰朽猶能相奉以劘議也靈輀遠歸痛徹心膂暮年哭子因兄之喪涕泗不已可哀也夫其可置也夫嗚呼哀哉尚享

祭定水真禪師

維皇慶二年三月辛卯朔越八日戊戌具官袁桷謹
以香茗之奠告于雙峰長老真師之塔空性返真匪
以言先詮要混觳强名為禪立禪啓宗假言以宣語默
動作斯言之筌末派沄淪若蔓斯延巧迴嫉之齗方毀
圓彼尚辯者復摭其顛視之莫名孰不以權駕彼駑馬
㝠途加鞭在昔源公孤立巖泉食苦避甘養其德全
匪石匪金以刻以鐫來者却立悤言佔諠疾抱遺衣
涕語漣漣信宿熟視維師是傳師來斯丘若源之在

前毁心以完沈珠于淵謂支離茍生何有歲年散形而
歸雲升在天一髮挽鈞事實眇綿靡爛鈌敗曷其有痊
陳茗寫心其然其然尚享

祭定水源禪師

維師之行力垢穢而益清也維師之言事韜匿而益明
也志異乎衆知者不以為介居處乎獨識者不議其隘
壞裓脱覊憂道之無傳涕與淚漣辭俗避世將處夫懸
厓之顛誓隕其年以厲夫貪鄙而卒不能以遂願也戊

寅之冬會于先塋師抉其旨神光晶熒匪事於解縛焉
緯經曰無體無方簡易是程世道日淪夸誕益臻望洋
以行靡知其津維師之示寂今四十有六年桷也周游
南北亦既垂老何授徒孫孫而罔有以紹雙峰之山實
演法之所有祠歷年塵翳莫覩適臨忌辰薄奠式陳以
寫我衷愫尚享

祭湖心奎律師

維泰定三年歲在丙寅四月乙亥朔越十有一日乙酉

具官汞栯謹以茗果之奠告於前湖心漢章律師之靈
維師以峻潔縝密之行儀于叢林不言而耄稚所仰無
文而顓蒙所欽壞祴薄飯攝念一室梵唄震動絶怖畏
以息其貪嗔末世頽波毀戒壞律罔止於一人鰍鱔縱
恣侮夫澄海之巨鱗雖心不為動持清議者何縮吻而
咽瘖暮専一丘将挽退静之質以為氿鄰今歳之春會
言諄諄手書至門遺語益親勸余以老之将至息機心
而罷哦吟念故老之斯盡紛攘臂以自陳視師之行其

噐曷悛今師往矣寧不戚辛薄奠寫懐庶其鑒歆尚享

祭育王明禪師

慨禪林之盛時爭摩擊以相接或勵行以安行或發機於危掣辨鋒激以奔雷玄鑰契而吸鐵遵古聖之矩範接前賢之軌轍於斯時也師能承其餘風以考其異同數十年來兹道不競角立爭騁遺言懿行罔有深省師獨巋然王几之峯會衆說以持正繁霜孤松巨浸一航凜乎誠不可以當相會未幾遺書在門痛者舊之欲盡

知典刑之莫存高年昭明曷有盡傷如月在天孰存孰亡持兹一奠以寫餘光

祭王蓬山

精氣神之交媾兮動死地而莫可詢魂既升而茫忽兮有假夫攝鍊以存存彼學仙者之自任兮謂能持精思以叩夫帝閽鬱儀兮繽紛髣靈霄兮粲以文目渺渺兮空洞睟容髣兮神君道至簡兮宜鋤耘絶聽視兮合渾淪蓬山為鄉兮海為門是生王仙兮合吐吞劬躬以訪

道兮老益以勤窮遂反之變化兮莫逃夫大垠慨宗伯之上征兮壯歲實預其駿奔守不懈以自將兮二父合情以彌敦數九九而益少陽兮不恒乎世刧之遭屯念初志兮輿有聞侍靈斿兮駕長雲歸来乎隱仙兮壂曷以坌

祝文

壬子歲除告祖禰祝文

舊歲冬十月將入直翰林舟来吴門知有代者乃不果

行當畬先疇爰築室是承徭役紛更復逗留以治靖念

忝嘗不克親奉是慄是懼秋九月得疾幾殆庸禱於祖

禰幸獲有瘳十月既望蒙恩復授舊職遣官趣驛以進

退惟謭薄承藉先德迄克臻兹言歸于家敢潔酒饌合

祀於中堂尚祈相綏以保嘉吉

丙辰歲告追封祝文

承藉先蔭有列於朝今踰十稔叨恩次對亦復再留郵

典既行咸得追榮其父母而稱視先考品秩有懸格未

應得先妣從先考之爵今追封爲會稽郡君妻鄭氏亦獲追封爲會稽縣君縻縶京師未能遄歸異日將告于墓下爰羞酒殽虔告行宇敢告

戊午歲終告祖禰祝文

癸丑之春涖官於朝今玆六稔烝嘗之奉弗克親薦夙夜惕心次對再叨亦猵秩考歲聿云暮潔陳庶羞以伸永慕尚相其成俾歸奉松楸楠之大願尚享

己未封贈祝文

延祐丙辰春叨慶待制霈典普行得追榮于我考妣是歲翰苑扈從不以官秩高下咸獲霑恩獨吏部申明謂子職既卑難擬於父懸是僅獲追封妣為會稽郡君丙辰秋八月復獲再任惕然松楸之念朝夕不置將俟代南歸捧黄以告墓下夏五月踰滿忽蒙誤恩超陞為直學士竊惟僥倖皆考妣劬勞覆燾之德奉職伊始曷敢告還謹奉宣命令孫璀跪讀於墓所保祐無斁俾獲為全人以無負先訓桷之至願敢告

己未告鄭氏縣君祝文

向以叨榮侍從追崇典行遂得恩及於妻因循再任晉秩集賢卒未可歸令子瓘以副黃㓕白敢告

辛酉歲終祭祖禰祝文

桷濫官於朝踰二十載舊歲南歸將一意瞽墓以奉祭祀承詔復舊春三月來京即預考士四月供職復扈蹕開平八月始還孱弱之質崎嶇道里迄獲平善寔我祖宗保祐之功歲聿云暮庸奉祀於寓廬俾遂平康二

子玀瑾克紹詩書以光祖德不肖孫實有祈望惟陰相而默成之尚享

壬戌春祭祖禰祝文

三月甲戌中書奏奉改直翰林退省淺學非所宜當實我祖禰胚胎前光而不肖嗣冒膺是天寵扈蹕有嚴將上開平脆弱之質驅馳不堪車馬脩途冀有以扶翼使獲歸田以奉松楸不勝大願次子瑾俾入成均敢庸虔告相其有成尚享

癸亥封贈告廟祝文

憑藉先蔭獲綴從班卹典肇新祖考嚴川府君得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會稽郡伯祖妣王氏令人贈會稽郡君考處州府君贈亞中大夫輕車都尉會稽郡侯妣史氏郡君贈會稽郡夫人妣楊氏安人贈會稽郡夫人妻鄭氏縣君贈會稽郡夫人令秖承宣命奉祀于寓舍以申虔告淺薄承緒戰兢靡遑晉秩侍講實繇祖德深厚弱息踵武克己樹德敢不夙夜伏祈鑒歆以永終譽敢

告

告嚴州府君祝文

登極之詔以推恩錫命為首越小大臣罔不承澤梢以
侍臣獲追榮于二代而我祖考今得贈中順大夫上騎
都尉會稽郡伯祖妣贈會稽郡君追惟付託之重實篤
意于先大夫不肖孫朝夕思念靡有替墜踰六十有七
年獲遂初志霜露既降謹以副黃俾璀燦白近叨綸音
晉秩侍講行能淺薄大懼弗克荷負先德弘遠兾有以

綏祐贈典有加行申告于墓下敢告

告處州府君祝文

登極有詔以推恩錫命為首小大臣罔不承澤越今始奉行桷以侍臣獲追榮于二代而先考得贈亞中大夫輕車都尉會稽郡侯妣史氏贈會稽郡夫人妣楊氏贈會稽郡夫人靖惟義方之教期勵甚遠種德殖義奉身以淑後者鄉黨所共知施於孫兒得食其豐報霜露既降謹以副黃俾長孫瓘焚白以鑒近叨綸音晉秩侍講

忝竊踰分惟寵綏而啓祐使行能無愧獲為全人則世
德永遠施于諸孫俾有憑奉敢告

告鄭氏縣君祝文

往歲己曆縣君之命今卹典既開位在三品追爵彌高
縣是陞為會稽郡夫人天澤深厚魂其欽承敢告

謁告還家祭祖祝文

庚申蒙恩被名再入集賢連歲疊除大懼不克負荷日
夕念歸以奉祭祀為急守職有嚴不敢遠去今者謁

告歸里將杜門息心力教子孫永承松楸之蔭私心未遂惟陰相以成其私禴祭有嚴敬奉昭穆合食于新堂啟布由衷尚享

追封祝文

綴跡朝著今踰二紀行能譾薄大懼弗能稱職迺者先丞相忠獻王不以畀鄙騃加超擢叨塵二品今上嗣位大賚中外視其職秩悉俾追榮繇是祖考加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會稽郡侯祖妣王氏加

封會稽郡夫人考加贈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追封會稽郡公妣史氏加封會稽郡夫人妣楊氏加封會稽郡夫人成命已頒庸告於遠祖敢告

立碑告墓祝文

維泰定二年歲在乙丑十有二月丁丑朔越三日己卯男具官桷敢昭告於妣史氏會稽郡夫人七日而孤先郡公以家教之謹始於嬰孩能言即授書甫七歲詩書語孟皆已誦習而書之澤桷以嫡長當受都公讓於

兄子甲戌歲先公陞貟即法當從是進秩且得以官其子先公正色曰我即死官亦不以與鄉書國學儀圖以紹世徳汝之責也纖粟靡容先公一以自任遂得專意問學師友之淵懿皆躬探而力討辛丑歲登名於翰苑凡二十有五年僥忝踰分皆考妣之垂裕隧碑未立每盡然於懷往官待制清河元公擅金石之作遂獲乞銘吳興趙公專翰墨之美得求其書今已十年而槅齒髮漸衰亟刻石立於墓右亦欲俾子孫知儒學足以裕身

於是有考謹以清酌庶羞敬奉考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會稽郡公妣楊氏會稽郡夫人合祭

尚享

祭外祖母張氏祝文

嗚呼自先夫人之亡我外祖母不忍棄其諸孫鞠育撫訓日期成立以報罔極楠今幸不墜先訓官於翰林集賢者二十有五年而先夫人之誌始得成就載惟厚恩懼子孫之不詳亦登具於誌上今玆立石敬以清酌蔬

食用伸虔告尚享

立碑告墓祝文

幼承嚴訓遂得悉意於藝文有列於朝大懼遺言懿行之罔傳向為次對廣平程公辱在先友適為院長迺求其銘是後叨壓二品封贈疊加不敢易其舊文遂刻於碑右乙未之日實為誕辰庸建碑于隧道嗚呼厚德如山百不寫一靖惟孝思曷有殫極敢告

男瓘祔祭文

男𤩽不幸⿱亠⿰丞攵天已安葬於錢湖黄輿之原日月不居已經卒哭禮宜祔于王父大母今兹陳設餚饌有事于中堂敢以其主祔孤兒孫女蕻相其成俾宗緒不墜則實有望敢告

男𤩽祔廟文

盛年長往亦既安安其體魄矣卒哭事竣當祔主于祖廟設祭中堂其從與享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六至四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鎔

謄録監生臣蘇鳳池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四

元 袁桷 撰

雜文

放生池祝聖文

重華廣孝琴奏五絃成湯克仁網開三面式届正陽之月寔符元命之辰寸地尺天歸皇恩於不有四生萬類涵惠澤以無窮恭惟陛下功契重玄道融衆妙鳶飛魚

躍極上下之昭明馬負龜呈發陰陽之靈秘臣等依承
真蔭詠賛昌期天地大德曰生想洋洋而圉圉文武萬
邦為憲咸肅肅以雝雝碧海波澄瑶池仙下

鮑王廟祈雪祝文

維神廟食兹土幾千餘禩比歳饑疫荐臻戸口耗絶意
者降罰自天神不得以有請也飛蝗蔽天神能相其穡
事俾獲無害而入冬以来陽不斂蔵雷電晝作月臨嘉
臘同雲之候迄莫有覩深竊懼之雪為五穀之精協應

以時則遺脩原隰者可以弭伏民無疾疫舂有東作千里之幸使者觀風於此朝夕僕念神於斯民休戚彌重願力闡明靈叶賛於山川錫以嘉瑞勿愆其期以絶菑害益足以彰神之賜

賀東嶽表

節應蒼龍紀岱宗之元祀雲舒彩鳳流阿閣之祥光萬姓庭趨百靈弁會中賀恭惟氣起混沌功運冥茫稟木帝之精仁施無際悟谷神之緼道妙難名永孚于休必

得其壽臣等肅觸瑶竿祇演琅函望齊魯之青葱天威彌近悵蓬瀛之拘繫肉翅難飛

又庚子歲甲辰日

陽德鍾靈龍集式符於天統昌辰紀瑞虹流上合於堯年五福錫民百神受職臣聞至仁無極如歲之春盛德莫名惟天為大故能彰施黼黻以盡人文之妙休養封殖以成品類之和幽明相通顯微無間極際蟠而均被亘今古以常新佳氣欝葱神光孚達中賀恭惟位冠

羣后功贊無為玉檢金泥極昔王之潤色丹山赤水覽海國以遨遊爰假青煒以諧寶典臣等傾心雲闕注目霓旌呼萬歲三莫侍鈞天之廣莫方百里五徒推東魯之幅員

又

是歲三月十九日立夏

瞻雲喬嶽叶盛德之在春受歷清臺揆發祥而維夏四方來賀六合同風中賀恭惟樞紐陰陽權衡品物金穰玉燭以成三時之和丹臺紫清以佐九皇之治雖真遊

之無跡幸神御之有嚴光扶龍輿下琳宮而布武燕分麟脯傳玉斝以流恩海覩塵清城闉瑞靄臣等式循舊典庸展上儀大道無言莫測絪縕之始人心不遠益窮肸蠁之微

又

天作高山實尊魯甸位冠羣后茲為岱宗良辰揆維莫之春多士仰思皇之祐中賀恭惟受元氣始為萬物宗七十二君莫測神庭之秘三千餘里有開日觀之祥睠

玆海壖實維侯服斥鹵竭魚鹽之利生聚紀蠶麻之功民食每假於轉輸土俗猶存於浮靡雨暘徵戾伏臘遽乖敢因善頌之誠庸致預祈之懇緈旂丹轂容除疵癘之妖紫府清都彌降簡穰之祉然後東皇太乙錫宴鈞天壽宮神君追遊化國通廣聰明之聖懋昭長育之仁眷此有生施於無極

又

時維暮春誕紀盛旦歲行吉亥丕昭令辰蒼龍宣長育

之仁玉燭啓豐穰之瑞中賀恭惟希夷道廣亭毒功深神化無方寸雲合而甘澤溥精誠有感巖石固而積雷穿臣等身囿海圻心傾日觀萬年永保降祥敢擅於斗牛大德曰生衍壽益齊於箕翼

東嶽殿上梁文

伏以海觀澄清聳神山之紫翠仙閭縹緲靄雲闕之青紅光景常新規圖改舊伏惟陰陽合德高明配天三宫空洞之遊道無不在六虛周流之妙用莫能窺睇兹海

壖古稱鉅鎮廉讓被先王之澤詩書敦故老之風穀粟桑麻行協三登之慶象犀珠玉聿來重譯之邦神符默契於天心嘉貺式資於帝力洋洋在上蕩蕩無名雖兆祀之苾芬愧揭虔之庳隘今太守顧瞻下宇諮度廣居寵卜既從鳩工斯集雕欒藻井我然金雀之棲玉陛彤庭鬱若彩鸞之舞雲光五色花氣千層誕揚仁惠之聲益廣循良之政梓人之道類相敢愧裁成王者之徳好生益申賛詠今茲穀旦庸畢偉功虹梁初舉於池中鳳

輦疑從於天下載色載笑來宴來娛輙采歡謡少揚盛事

拋梁東天雞午夜日輪紅風馬雲車歸帝所丹臺紫府布皇風

拋梁西江濶城迴細柳低簇騎共看紅叱撥踏歌時聽白銅鞮

拋梁南簇簇山光擁翠嵐蓂葉陰陽元有準蛙聲水旱不須占

抛梁北滄波不動平如席祥風甘露瑞豐年大貝南金書絶域

抛梁上仙樂未須承露掌絳宮神闕自回環玉檢金繩空悵望

抛梁下萬井春風樂皇化雕題交趾九夷朝草笠黄冠八方蜡

伏願上梁之後乾坤清宴星斗潤明蘿圖永衍於皇基椿壽益延於睿算六府三事百吏兆民雍容治世之音

翺翔太和之域物無疵癘家用平康結繩追渾沌之風擊壤繼康莊之詠神祇受職動植霑仁

梓潼青詞

陽春布德誕開震夙之辰天運興文允協亨嘉之會四方來賀萬神闕　恭惟道合希夷氣超混沌揚靈西蜀通肸蠁於妙庭佐治中州職銓衡於帝所維桂籍固嚴於取與而芸編復驗其勤勞至道無私積善有慶某學拘鉛槧業保簪裳教子未能企世科之必復傳家有託

守先訓以丕承庸展素忱式陳薄薦伏願祥光紛郁梵氣開通孔蓋翠旌覽德輝於九土虎符龍劵錫慶澤於一門

梓潼醮齋文

瑞靄層霄誕紀降靈之節誠傾魏闕有嚴事帝之儀慶接九垓芳垂百世恭惟至仁育物玄感闡幽受色筆夢寐之中睟容有赫廁金牓銓衡之際嘉兆客符久懷一經教子之心適值大比興賢之歲雖登崇有數難以預

祈然神化無方終期默運伏願祥光下燭飈馭俛臨桂籍書名願侯家氈之復棘闈進步思成盆蘭之抽詞盡意長恩深感集

宴交代鄧集賢致語

繡衣南國屢施白簡之威玉佩中朝允稱金閨之彦惟姻好實侔於兄弟迺交承永紹於雲仍愧乏弦歌式陳籩豆伏惟交代集賢相公雲霄自致風月無邊給札玉堂氣欲吞於晁穎橫經璧海坐嘗撤於皐比清言王謝

之比肩妙畫鍾張之接踵與人無競詎論鵬鷃之鉅纖處身以和不計雁鳧之雙乘京師之望君實洛社之慕堯夫廟堂掄材會升已同於諸老巖壑動色拔茅肯後於吾徒蓋將拄笏以看西山披裘而傲北雪老子之興不淺先生之祝何如特進宗師大真人幼結文盟壯持道紀度弱水之萬里騎氣而遊登紫微之九重步虛以進謂孔老之同友自若晉鄭之焉依避堂尊賢授祭禮容諸衆官或遠使絶域或近職內銓俱精神磊落之英

實羽翼賛襄之士儀生彩鳳武接祥麟我翰林脩史大夫針芥密投金蘭久託候松階之日影舊若塤篪踵蓬島之雲光今嘶糠粃悟三已之無愠知四休之當宜敢以心聲上陳口號

婆娑老子倦東吴笑挹胥濤傲太湖坐使千巖為几席能令萬籟作笙竽瀛洲法曲行刊譜酒國長春莫計壺賴有嘉賓相勸舞玉山虁倒不須扶

亡是公代聽雪主人宴客致語

疾病相扶持迺天倫之至理酒食名僚友亦人道之常彞挹南斗以為漿夢鈞天而廣奏熒煌接席醲郁陳歡清容居士素褐癯儒青氈舊緒投簪逸海岸有古松流水之心騎馬傍人門無冷炙殘盃之色困頓於俎豆弦歌之事況淪於醫藥卜筮之流匪曰畀敝亦云曠達喜愠既不形于色口腹亦何累於人聽雪主人出甓清冰臨風玉樹陽和盎面士疑挾纊之恩沖粹積躬衆美虛車之讓鼎烹而調衆口杯水以勝萬言給月支風陋人

間之腥腐屠龍膾鳳窮天外之珍羞厥德不回何恙弗已方將肥羜以速諸父膚示等差奬禬以待有功悉除僥覬芳筵繹緲雅集舒徐露墮三危化逡巡之麴蘖風號萬竅陳廣莫之笙竽享若太牢澹如明水敢陳口號少賛神交

玉堂學士詫英豪濯濯天葩簇錦袍擬上瑶池擘麟脯不將金帳飲羊羔長卿多病緣消渴坡老長貧漫老饕從此青州化烏有夢迴霜月冷如刀

太虛道士劾清容子文

鑄金作象深垂饕餮之文索米為飢何異侏儒之拙迺知芻豢之悅我口不如禮義之根人心傳書染指之界易著濡首之悔說稱聞道實曰貫辭清容子山澤迂踈氷霜傲睨乏燕頷虎頭之相初非適時為牛溲馬勃之才猶言藏用徒稟薑桂之性殊乏參朮之和望似木雞出語爭疑其鐵石癯如野鶴持身或近乎膏粱岐黃之問對匪專元白之唱酬莫預已廢三餘之業獨夸一藝

之長嘖其家聲恥莫甚矣同乎流俗已實為之弗思尚口之凶猶見孚頋之色昔茅容雞黍詎為設客之資而張翰鱸蓴迺在還鄉之日捨飯蔬飲水之自得為蒙袂輯屨之可憐不為盤飧固難免跨驢之誚我有斗酒要當為得魚之歡幸前侶而後恭姑小懲而大戒尚期深省以贖往愆

涼州牧白羽乞致仕表

控扼喉衿粗謹揚清之節叨承掌握莫甦中暍之民知

見幾而作之良致陳力不能之請明時匪棄小己實兢伏念山澤癯儒江湖野性樊籠久困難自致於雲騰逷幅自修徒强追於時好心已忘於虛室手慵炙於權門勇不足以沈舟技莫施於秉翟畏趙盾之日固曲盡其巧心惛元規之塵終有慚於眯目羞踽踽凉凉之行鄙媛媛妹妹之能謀乏知兵謬忝三軍之寄材非補衮莫贊四皓之成尙執中之從權俾持麾而自效然而動靜之道莫逃於數代謝之理亦維其時今者扶摇在空蓐

收届候羊角之哀已急鴻毛之順實先雖酒泉之封相與絡聯而雪山之衝深惟扞格服不衷而災也清有餘而簡之鄭面見人詎堪寒士之誚翳身而舞不逃宄丘之譏況臣聶敝非長骨立早見久尸重寄深懼大何同異之論方興終難徇習礴緇之瑕已露必致投閒兹盖伏遇某官八柄馭臣一時講武治天下運諸掌式契古初繫一人謂之風灼觀民志憐蓐席之舊物希筵筍之厚恩動之斯和固已遂馳驅之微顧揮之不去誠有乖

名節之大閑優哉香山之歸凛矣杜郵之戮先猷儼在遺訓具存矧兹蒲柳之姿惕若桑榆之景亟全末路俾就完人問温樹而不言深疑過謹開浴堂而召對未忍自捐得請為期束装以俟

答詔

式瞻天文俯察世道求賢自輔故建官以廣其見聞使民以時故用人弗責其全備卿皎若明月穆如清風早振儀於天朝畫承問於温室𡻕秋守塞力丐散閒當宁

念功莫逭雅素飾賁無咎持謙有終朕執中而慊然卿為計則得矣百年過隙要當從佚老之歡萬物為銅行復俟秉鈞之用勿云致事不我告猷可特授扶風公致仕擇日降制廬陵蕭靜安作白羽扶風公致仕制涼州牧白羽謝表余因擬乞致仕表及批答

漢雲字說

雲漢之萌進於坤而踰於乾其昭然者陰也陰何乘於陽乎天地之初至静而虚根於陰矣陰者陽之先夫下而上者為升鶉火之中陰之基也陰見而極陽始著明

萬物彙貞各返其生生而不已復歸於陰其環無端其去無趾故曰體之者陰也用之者陽也廬陵蕭道士字曰漢雲知所後先引而明之道不遠人合性與神其道得矣老氏之學捨是奚自庸俟而質諸

張子敬字說

乾坤之用近取於人者必始於敬敬立則誠始存聖人繫辭旨且深矣自伊洛之說行各希美名然徐察視履矜矜於外者猶憮然于內豈果以為外飾哉余嘗聞中

原諸老言許文貞公教授諸生竆髮之壯皆負笈以請一聞善言有終身行而不倦者是殆其至静未散先進禮樂之遺意子敬居河西沈厚默靖莫敢自暇内外交養在已治人悉本於是尚勉之哉

史文振字説

丞相史忠武王以雄韜淵謀佐上聖合寓縣功書鼎彝勲在琬琰厥子若孫章綬承接至于雲礽罔有替墜時則有若今江浙省管勾君勾稽知微謙謹保緒譬之巨

木蔽芾百里羣柯交蔭條達而不紊亦盛矣哉一日以書抵余曰鐸受名於父兄而字未之有竊有請焉嘗考文武之事不能以兼而鐸焉則能以備丞相之勲殫於武事則今之振文事者繄後人是望敢字之曰文振夫文非止於詞章而已縝密而不泄者而明俞然以成其聲也清以廉宣明國家之盛俾後之人更考世臣之系則必曰允文允武罔俾専美於前代余於文振實有望焉

余孝友命名說

邃古命名六相七輔莫得而詳也八愷八元或得以有解焉是則命名之說其始於周乎周之初猶未聞其說也申繻之言名有五則夫今之問名者皆本於是私獨怪夫世降而俗漓高者希於聖卑者希於禄余閲夫歴代之史傳獨漢為近古皆以一字為則至於方術有所不足貴德命為義則於東魯余君見之成王夫子之訓先儒紬繹不能為言矣或者喋喋然為言其無乃贅而

不知非者與余君方力行以爲本因義以究其實是不在於吾徒之告異時行脩於家庭顯於朝著願勉之哉俾勿替則得之矣

平山說

唐僧一行陋周畿漢志之陋始定南北兩戒而山川之肇源止伏一覽以盡可謂善矣然而磅礴雄險隱然若有所限其支脈連屬猶屏蔽自衛焉睹所謂平山哉余嘗出居庸上桑乾始識其衍迤之勢千里若一方若布

席圓若拱璧氈廬蔽空凝雲積雪杳不察其高下故其行者如升虛騎者如淩風忘登頓之勞繇是達於金山靡有紀極而視兩戒之說倍蓰未足以議也王侯設險以防國德不勝不足以恃是則幽州之北山不以險稱雄絕萬世朝九州以函諸夏豈峻極于天者非山之謂與在易之象曰地中有山謙不言山在地中謂有高大之實藏於地謙之象也余嘗聞洞庭諸山跬步巖礐謝君獨取其平焉久留京師願至開平知盛世之廣洗耳

目之固陋歸於故里卧遊以思登東山以小魯夫豈虛言哉

琴述贈黃依然

往六十年錢塘楊司農以雅琴名於時有客三衢毛敏仲嚴陵徐天民在門下朝夕損益琴理刪潤別為一譜以其所居曰紫霞名焉自渡江來譜之可考者曰閣譜曰江西譜閣譜由宋太宗時漸廢至皇祐間復入祕閣今世所藏金石圖畫之精善咸謂閣本蓋皆昔時秘閣

所度而琴有閣譜亦此義也方閣譜行時别譜存於世良多至大晟樂府證定益以閣譜為貴别譜復不得入其學寖絶紹興時非入閣本者不得待詔私相傳習媚熟整雅非有亡慼憤遯之意而兢兢然國小而弱百餘年間葢可見矣曰江西者由閣而加詳焉其聲繁以殺其按抑也皆别為義例秋風巫峽之悲壯蘭臯洛浦之靚好將和而愈怨欲正而愈反故凡騷人介士皆喜而爭慕之謂不若是不足以名琴也方楊氏譜行時二譜

漸廢不用或謂其聲與國亡相先後又謂楊氏無所祖尤不當習噫楊司農匿前人以自彰故所得譜皆不著本始其為今世所議無可言余嘗習司農譜又數與徐天民還往知其聲非司農所能意創間以問天民時天民誇詡猶司農也謾對焉終不以悉余益深疑之而莫以據後悉得廣陵張氏譜而加校焉則蔡氏五弄司農號為精加紬繹皆張氏所載獨楊氏隱抵不述耳今世琴調清商號為最多郭茂倩記古樂府琴辭亦莫盛於清

商杜佑氏叙論雅樂謂楚漢舊聲猶傳於琴家蔡氏五弄楚調四弄至唐猶存則今所謂五弄非楊氏私製明甚議者悉去之不可也按廣陵張氏名巖字肖翁嘉泰間為叅預居霅時嘗謂閣譜非雅聲於韓忠獻家得古譜復從互市客購與韓相合定為十五卷將鋟于梓以預韓氏邊議罷去其客永嘉郭楚望獨得之復別為調曲然大抵皆依蔡氏聲為之者楚望死復以授劉志芳志芳之傳愈尊而失其祖愈遠天民嘗言楊司農與敏

仲少年時亦習江西一日敏仲由山中來始弄楚望商調司農鷲且喜復以金帛令天民受學志方故今紫霞獨言劉郭而不言廣陵張氏傳授皆楊氏與其客自私之蔽越有徐理氏與楊同時有奥音玉譜一卷以進律鑒琴統入官其五弄與楊氏亦無異晚與楊交楊亟重之益知楚漢舊聲非楊氏所作余來京師見鼓琴者與紹興所尚徽近弟重緩如寬厚長者余不能以是說告之也黄君依然豫章太史之裔以琴遊公卿余未識之

而余之嗜琴當有同者故書其源緒以解夫今世之惑而因以告之

贈醫者陳生

鄞衣冠家為最盛閭里棟宇相接屬議醫藥尤尚選擇輙考論其世又察其詞色溫謹涉於儒者始得進焉每視疾必先告以虛實先後始筆簡牘議其月日以校重輕有不如式者爭詬病詆笑於時待之也良厚而所謂醫者亦咸自愛重不敢妄試車軏混合南土游宦居多

中原人壤高氣厚所服餌率宜寒涼由是羣醫爭視好尚迎合間有奇中遂復以施於鄉黨十失其半夫泥於古者非通論而强試其所不可呀亦殆矣余官京師時遇南士之稍適於時者服食嗜好泛不可分辨疑誠中州人也鄧宣之不時亦復以攻瀉之法自治問者未退已倉卒不復救輕千金之軀以夸眩誠有罪猶諉曰是不通至於業醫捨風土燥濕之宜以逐近利利未獲而害日以甚吾不知其為何心也里中陳氏子某世為醫

祖父篤厚君子也力訓諸子讀古醫書長子辨論開博余每見之則曰醫不可以泥古徇今則非矣又未幾而死心每悼之後二十年其孫復自立不墜余迺有言曰夸言以為容非術之工也媚時以自售非術之究也相其州里審其表裏神而行之日踵於門者莫可禁雖嫉娼遏抑不足為子懼㝡哉以樹道何憂焉

示羅道士

近世通南北謂吳中所習琴為浙譜其咎在楊司農纘

諱其所自譜首於嵇康四弄韓忠獻家有之能胄爲平
章遂以傳張叅政其客永嘉郭楚望始紬繹之令人不
察百喙莫以解精於琴者始知之北有完顔夫人譜實
宋太宗閣譜余幼嘗學之其聲數以繁完顔譜獨聲緩
差異而裏聲良同字本於右軍令而曰浙字琴本於蔡
嵇令而曰浙譜吁其孰能解之玉笥羅道士大章秀敏
且文其游於藝也必求其極致傳余操調嘗以幽遠沖
寂之旨語之當於其心蓋愈澹則人愈厭余將終老故

山農日大章能芒鞋以訪一倡三歎之遺尚有以相告聲生於無形而悲愉感愕之跡畢具古人之事於斯者豈徒然哉因書以告之

贈番易筆工童生

咸淳間湖州筆工馮生製筆得截法圓不至輭媚勁不至峭直一筆可作萬字馮生死其弟若孫漸變家法然猶有韻度近世子昻承旨擅書名吴中筆工爭進技庭下率形製相類書不滿卷則已成秃翁蓋毫熟則易之

如脂韋之士寧復生氣子昂不言其短將以為彼養生計来京師劉自謙編脩以畨易童生筆為贈絶類玉山徐氏舊製先正肅公平生惟用徐筆守畨最久徐氏妙法豈童生家世能傳之耶梔蠟粉澤識者所哂譬如行車慎操其轡詭遇獲十蔑有效矣右軍製筆法傳諸葛氏嘗作右軍筆進柳誠懸柳不能用吾徒書記姓名童生之哂甚於諸葛願勉之三吳專利將却走以避我我清遠可用於朝甯矣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五

元　袁桷　撰

題跋

皇姑魯國大長公主圖畫奉教題

徽宗扇面

水殿風高菡萏清手題紈扇墨花輕君王猶道宮中熱

竟上臨潢五國城

定武蘭亭

薛郎輕薄盜為鄰蟹爪金鐘眩世人從此子孫千百億錦囊玉軸各稱真

牧羊圖

高柳風清曉日蒼牧童隨處傍陰涼似嫌挾筞當年客物我胸中兩未忘

吴元瑜四時折枝

吴生天機握化權動彩筆隨時作輕重幽如静士槃澗歌

妍若妖娥漢宮寵娟娟交鳴疑欲語宛轉不去情相送

宣和殿前花似玉珍禽低昂手堪捧傳言寫生論甲乙

御筆親題犀輦竦一朝百幻歸逝水舊苑淒涼麥成壟

君不見桑間粟留田間雀難作折枝奉宣索

九馬圖

九衢塵沸各低頭水暗荒陂得自由矯首天池欲歸去

乘風緩從玉皇游

江貫道煙雨圖

江生泉石本膏肓刻削經營入渺茫老樹雨深龍糞重隔川雲冷縠紋長吟鞍欲度愁溪徑漁艇將歸認石梁擬向此中尋隱計底須紫禁謁虛皇 貫道紹興間名至行在所一夕而卒

周增水塘秋禽圖

蘆葦蕭蕭秋水清拒霜迎日鬭紅英鵁鶄屬玉休驚訝歲晚江天得共行

王振鵬狸奴

畫堂緑幕鎮犀懸花影雲陰得散眠自是主家扃鎖密

晚風綠木捕新蟬

天王供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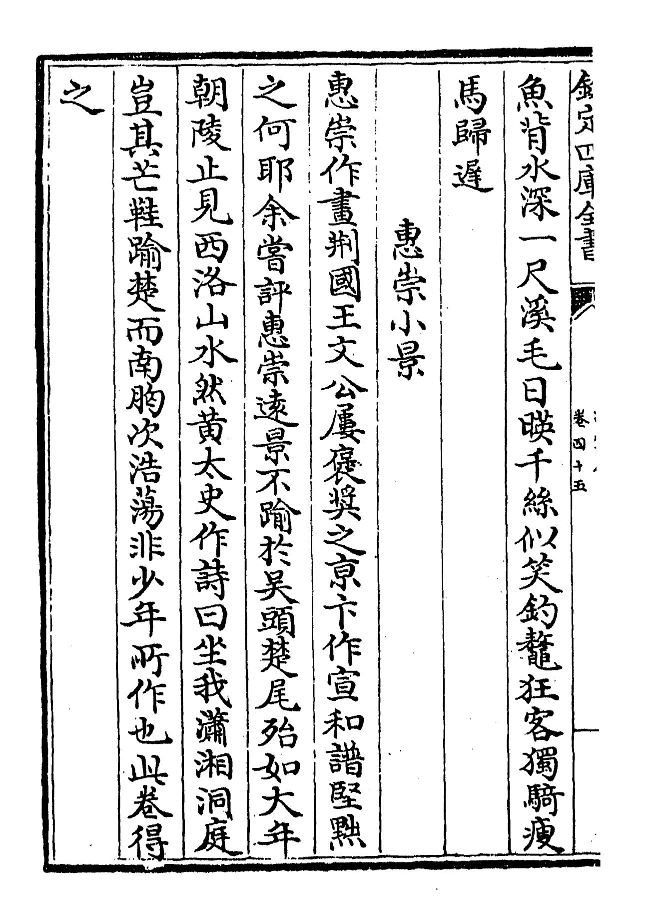
諸天陳妙供奉佛演大乘佛以施受之佛亦隨因果所施不願報自然福無量布金與獻花輕重同一念若以多寡論富者日增益天王護虛空如月七寶合正覺無等夷即不入生滅世人重施報萬刼成輪迴問佛佛不言彈指即成就

徐白秋塘戲魚圖

魚背水深一尺溪毛日暎千絲似笑釣鼇狂客獨騎瘦馬歸遲

惠崇小景

惠崇作畫荆國王文公屢褒奨之京下作宣和譜壓黙之何耶余嘗評惠崇遠景不踰於吴頭楚尾殆如大年朝陵止見西洛山水然黄太史作詩曰坐我瀟湘洞庭豈其芒鞵踰楚而南朐次浩蕩非少年所作也此卷得之



黄太史松風閣詩

謂松有風松不知謂風入松風無形聲繇形始成言六書者取焉肇於無名入於有名萬化之始吾未始以妄聽松動風動當於混沌以前得之斯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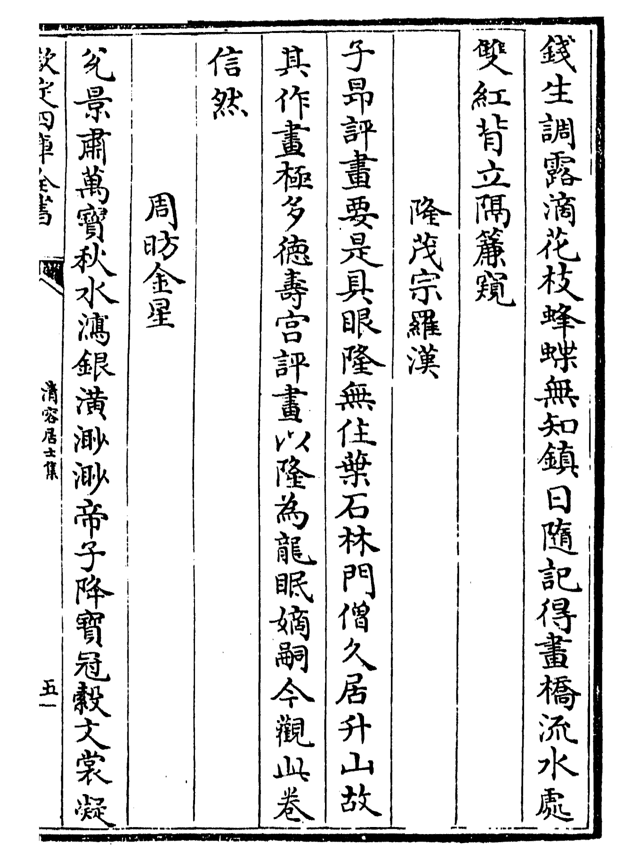
王生鬼戲圖

青天白日其呈怪獻醜逦敢是昔人嘗云有錢鬼可使無錢鬼揶揄作斯圖者其無逦逆旅燈下見其情狀抑亦貂裘珠帽視寠人子類以皿目之邪

出山佛像

世尊雪山成道時日食一麻一米其枯槁蓋可見天王八十億衆猶未深伏故其獰雄怪醜溢於面目胡跪合掌當是淨瓶不動以後儀相若曰相好端嚴閉目則失相由目成有相俱妄或有問曰丈六金身真妄曷辨荅者曰清淨妙法身無住亦無去明月印海波白雲倚巖樹

折枝



錢生調露滴花枝蜂蝶無知鎮日隨記得畫橋流水處雙紅背立隔簾窺

隆茂宗羅漢

子昂評畫要是具眼隆無住葉石林門僧久居升山故其作畫極多德壽宮評畫以隆為龍眠嫡嗣今觀此卷信然

周昉金星

炁景肅萬寶秋水瀉銀潢渺渺帝子降寶冠縠文裳凝

睇白玉京晶熒動搖光手弄鶡雞絃運撥雲飛揚正心

秉無回綏節中以商西遊升廣寒東迴從扶桑龜臺鈞

天奏八景儼高張出入復安窮隱見定有常閶闔下符

貺嗣歳歌穰穰稽首連蜷靈萬年奉虛皇

黄居寳湖石水禽圖

峩眉雲疊翠淒迷更着層峯小殿西誰信蜀王辭紉閣

鴛鴦飛盡杜鵑啼

梵隆護法神

威音無善亦無嗔獅目揚眉定有因欲識世間平等觀
雲如流水月如輪

馬賁秋塘水禽圖

古木荒陂澹澹秋禽鳧高下意夷猶似憐天際南飛雁
年去年來不自由

孤鶴圖

一庭涼月白萬里海雲清似欲乘天女排空入帝京

唐摹鍾繇賀捷表

賀捷表唐摹有二本褚河南微瘦而勁峭徐季海差肥而沈着此本蓋自季海来若希白長沙帖所摹則祖河南舊本施武子墓田丙舍石刻與此筆法無異觀此足以知前人鉤搨之工孔世三十八白而長身猶取其類況此實曾玄也與宜重寶之

傳古龍賛

下土焦聲嗷嘈靈在湫蕩遊遨鼓以風抉以濤受帝令行林臯百穀成神功韜庶徵叙靈靡勞

何尊師醉猫

攬𤩽蹁跹勢不禁晚風辭醉首岑岑醒来獨立闌干畔

四壁無聲蟋蟀吟

羅漢圖

四果圓融得自如天台樓閣總虛無何人繪畫供青眼

拍手雲中笑容愚

錢舜舉禾鼠

七尺長身愧負乡清時空食幾囷禾營營倉鼠饞分寸

不奈詩人總譴訶

徽宗鸂鶒

太液池清皺碧羅兩禽相對盪春波當年肯憶閤中令

舐筆和鉛恨未磨

徽宗桃核圖

三足之烏千歲芝當年曽作帝王癡黄龍府裏沙溪淺

準擬平分作酒巵

蕭照江山圖

蕭郎解作湖山圖上皇一見玉色愉明知此景落歌舞

別灑妙墨為訏謨長江吐吞恨無極突兀金鼇障西北

雞鳴不聞中夜起零落烽臺候朝夕蒙衝揚帆去如仰

遥望青徐在吾掌諸公坐談籌畫疏年年送使瓜州上

輪囷米舟踰汚水驕將高眠載吳妓卷蘆吹笛斜陽愁

折箠投江等兒戲只今承平五十年蜀荆賈客船相㬨

筌篌傳歌賽神舞不信人間有今古

順宗墨行

濃淡娟娟涼月低昻浅浅春雲胸次何須千畝筆端咫尺平分

巨然山水

空江浩蕩挾秋聲不是匡廬只秣陵老子定回神觀靜笑渠艇子浪千層

趙昌折枝

瑶池朶朶玉精神滴露研朱竟奪真蛺蝶不知遮繍幕飛來猶認故園春

時苗留犢圖

伯夷采薇身苦飢人言周土夷受譏鶴翻孤松蟬噪柳絜腹得免身中肥昔聞汲井嘗投錢清白之子推父纁人生作事在平易鄒子受金非慊然時君作吏心不懈一犢相辭匪奇怪當年孝廉爭入傚壺飱祡車魏王令

徽宗瓊蘭殿記 記中云湖湘佳致足以指顧其勢槩

玉殿遥思湘水遊欲看虞帝九疑秋二君野死難相似宮女當年一樣愁

蘇李河梁圖　李藻

曾作河梁客山迴溪水灣春看人北上秋見雁南還

燕文貴山水　翰林學士將仕郎守　雲州雲應縣主簿

晚色蒼茫外秋聲縹緲間亂溪環水佩千嶂疊雲鬟曉瀑村春急風林寺鐸閑片帆如可託吾欲與君還

海潮圖

銀潢清淺瑞星輝的的秋光下紫微欲識潮音真實相落迦山畔五銖衣

海狗窠石圖

靈壁層峰負六鼇藥欄花檻翠周遭如何畫史同羣吠不與君王繪旅獒

王振鵬錦標圖

界畫家以王士元郭忠恕為第一余嘗聞畫史言尺寸層疊皆以準繩為則殆猶修內司法式分杪不得踰越今聞王君以墨為濃淡高下是殆以筆為尺也僚丸秋奕未嘗以繩墨論孫吳之論兵亦猶是也然嘗聞鑒古

之道必臻其侈靡者言之余於畫斷有取焉龍舟之圖

得無近似不然昔之所傳者安得久遠至是耶

徽宗梅雀圖

金帝母家宋外孫筆畫好樂餘風存披圖勘書儼相似

天水別記牙籤分明昌宮中三萬軸盡日雲窻看不足

平明鐵騎踰河來玉陵金題碎車轂上皇寫生工入神

一枝瀟洒江南春天興之初汝南失猶觧傳藏記年日

卷題天興元年藏記為言當年愛遺墨不如洗手還河北

黄宗道播州楊氏女

長頭黑髪垂玄雲矯矯馬首雙手分彫弓寳刀左右挾欲領鐵騎趨崑崙前闌濤湧如壞墻後岩百溜奔溪望羣蠻簇昏爭呌囂云是楊家女子功最高旋如長蛇轉空洞快若俊鶻淩風飄還家膏沐帶簪珥父母見之眼垂淚君不聞木蘭女兒着金鎧年少從軍顔不改一朝脫役歸故鄉樂府相傳至今在

魯國大長公主圖畫記

至治三年三月甲寅魯國大長公主集中書議事執政官翰林集賢成均之在位者悉會于南城之天慶寺命秘書監丞李某為之主其王府之寮寀悉以佐執事還豆靜嘉尊斝潔清酒不强飲簪佩雜錯水陸畢湊各執禮盡歡以承飲賜而莫敢自恣酒闌出圖畫若干卷命隨其所能俾識于後禮成復命能文詞者敘其歲月以昭示來世竊嘗聞之五經之傳左圖是先女史之訓有取於繪畫將以正其視聽絶其念慮誠不以五采之可

接而為之也先王以房中之歌達於上下而草木蟲魚之纖悉因物以喻意觀文以鑒古審時知變其謹於朝夕者盡矣至於宮室有圖則知夫禮之不可僭溝洫田野則知夫民生之日勞朝覲賛享冕服懸樂詳其儀而慎別之者亦將以寓其儆戒之道是則魯國之所以襃藏而躬玩之者誠有得夫五經之深意夫豈若嗜奇哆聞之士為耳目計哉河水之精上為天漢昭回萬物裔雲興而英露集也吾知縹緗之積寶氣旁達候占者必

於是予得泰定元年正月具官表楍記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五